春秋管窺

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管窺卷三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以繼弑君不忍言即位也左傳謂文姜出故非也蓋夫人孫齊在三月其先必偕桓之喪歸魯矣若在齊未歸何遲至三月而又言夫人孫耶孫

在三月則正月在魯何妨即位而指以為姜出故耶

左氏釋經亦間有牽意處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孫者以國人交譎内不自安也公羊謂夫人固在齊言孫於齊念母也果夫人在齊何以今始言孫果念母亦豈遲至今而始念耶穀梁謂接練時録母之變安有母變而經年始録者此皆縁夫人歸不書至故曲為之説也不稱姜氏左傳謂絶不為親蓋文

姜與聞乎弒實桓之讐義不可以入廟固為臣子者所不得而親之也故其出也史不書姓氏以明見絕於魯或謂姜雖有罪子不可以讐母不知情有為義屈者禮出母不喪以義絕於父也況殺父之母迥異於被出之母安得親之而竟忘父讐乎即人子私恩有所不忍而揆之於義不得不絕此左氏以絕之為禮也

夏單伯送王姬

單伯天子之卿食采於單伯其爵也送王姬者以

天子嫁女於諸侯尊卑不敵使同姓諸侯主之故單
伯送王姬至魯命魯為之主也公穀皆以單伯為吾
大夫之命於天子以送為逆夫魯之卿未嘗聞有單氏
若臧孟叔季諸家世為魯卿豈無一命於天子而皆
以名稱獨於先後不見經傳之單伯為命大夫而不
名理固難信且命大夫之不名何所考據如齊國高
為天子二守而高傒國歸父稱名魯叔孫豹王賜之
路車命服非命於天子乎晉趙武天子使三公勞之

豈尚未命為卿乎而皆不以字稱則知命大夫之不名亦無是例矣王姬下嫁於齊禮宜遣使送女至魯使魯為之主若天子不送女召魯使而授之女如棄遺焉豈父母之情齊受昏而魯為之逆於名亦不順以婚姻之大而轉相授受又豈所以別嫌明微也原公穀之意以後有單伯會伐宋會鄄及如齊至齊之稱類吾大夫故遂謂吾大夫耳不知單伯之會伐宋以諸侯伐宋在春單伯會之在夏故不與伐宋諸侯

序而以會伐為文鄄之會齊欲歸功天子故以單伯
會諸侯赴其如齊也以襄仲使告王請以王寵求昭
姬於齊單伯為魯往故書如其至者以齊人許單伯
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故書至豈得強斷為闕　夫而
左傳所載之事俱以為不足信耶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傳曰為外禮也蓋王姬下降同姓諸侯雖為之主
究非父母之國可以歸寧者比故不館於內而館於

外所以遠嫌也公羊謂築之禮也於外非禮此不審
乎男女之防故也按禮女子嫁於他國父母終則不
歸寧故許穆夫人欲唁其兄而不得為賦載馳況以
同姓之疏輙延王姬於宮而不以為嫌乎蔡哀侯之
見其姨實致敗華之戎公孫敖之為仲逆爰啓登城
之惑故禮之坊不可不謹築舘以供王姬頓舍用待
齊侯之逆固同姓諸侯主之之禮於外者雖同姓必
遠嫌也穀梁又以築之於外為變之正謂仇讐之人

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使魯莊果知仇
讐不可以接婚姻必不聽文姜頻與讐會而躬與讐
人為狩以取樂矣謂衰麻非所以接弁冕按禮諸侯
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春秋時諸侯卒哭而釋服無
有行三年之喪者傳稱晉平公既塟諸侯之大夫欲
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
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
服見是重受弔也然晉侯未大祥而遂享諸侯又與

齊侯投壺以宴豈先以是責人者後遂自忘之乎蓋旣塟而未卒哭則猶在喪中既卒哭即除喪故宴享無嫌也以莊之忘親事讐必不違衆而獨行三年之喪明矣而謂於卒哭後尚以弁冕相接為嫌豈其然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者錫之服命即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

之謂錫桓公者追命之也王或稱天王或稱天子或稱王皆因舊史本無義例之分而宋啖助諸家謂以桓弑君篡國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故不稱天與成風之歸賵會葬使妾並嫡無異故其文一施之不知春秋果以寵桓去天則必先於渠伯糾仍叔之子家父等聘去天矣何至桓歿錫命而始去其天耶謂成風之歸賵會葬為使妾並嫡而去天則歸惠公仲子之賵何以不去天耶夫春秋之作義在尊王

夫子躬居臣列安有貶削當代天子位號乎此悖禮

傷教之論不可以訓也

王姬歸于齊

王姬書歸以為之主故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郱鄑郚紀邑也用大衆以脅遷其民漸以困紀也凡

外取邑不書此書者以郱鄑郚遷而紀莫能抗則亡

形已成故書之以見紀侯大去之所由來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邱

春秋惟國書伐於餘邱小國也若國邑則必言所伐之國矣如舍國而但言邑則邑於何屬誰為受伐之國公羊謂邾婁之邑非也穀梁謂君在而重之亦非也不知其國又安知其君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此公子溺而去其族以會仇讐伐同姓故疾之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稱字賢之也以酅入齊者人與地俱附於齊也

以地附敵何賢之有紀侯自知必亡而又不能下齊

故分地與季令事齊以全宗廟季能屈己存紀春秋

所以賢之也

冬公次于滑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卯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鄭伯者厲公而非子儀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

其年九月突入於櫟雖未入國已處鄭之竟内則鄭

君矣觀衛靈公之出如死焉齊侯使公孫青聘衛既
出聞衛亂使請所聘齊侯曰猶在竟内則衛君也今
突已入櫟處鄭竟内非鄭君乎民無二上國無二君
凡稱鄭伯明突而非子儀矣且桓十五年冬諸侯會
袲伐鄭左氏曰將納厲公不克而還十六年諸侯又
伐鄭齊陳二君皆納突者也不應復與子儀為會惟
子儀未與諸侯會故莊十四年被殺不書弑而突亦
不書復歸若衛剽既與諸侯會則書衛甯喜弑其君

剽而獻公之自儀夷入則書衛侯衎復歸於衛矣蘇
子由以鄭伯爲子儀非也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往而不返土地人民悉委之而去也紀侯自
知必亡而不忍殘害其民故以季下齊存祀而身則
棄宗社遺妻子子焉遠遯不與非義較其志苦其行
潔髣髴乎西山之高蹈故春秋大其去也或以不能
自强爲善又不能死社稷爲譏不知齊爲封豕長蛇

志在吞噬紀齊之不敵奚止什伯諮難於魯而魯無
策請王命以求成而公告不能歸季姜於京師而天
子莫庇魯將會鄭謀紀而鄭又辭以難勢窮計竭更
無可呼籲者矣且齊馮陵狎至不滅不休及遷郱鄑
郚而紀已在齊掌握自强之說徒虚語耳至於效死
弗去不特傷我民人而竊恐齊怒益增鄰之宗廟亦
不能保均亡也無寧存宗廟而亡是以伯姬卒而不
葬叔姬存而不偕脱身長往經傳不言所之亦不志

其殁蓋鴻飛冥冥身與名皆隱非徒去國已也春秋所以嘉之至有以太王遷岐責之者此亦未審乎古今時勢也太王處戎狄之鄉地曠而無主故得捨此就彼紀在山東尺地莫非有主何隙之可遷公羊謂大去者滅也不言齊滅以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為賢者諱其說尤誕據謂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然譖者無形而烹者天子天子烹之而讐天子之譖人是讐天子也人臣而讐天子可乎古人有言曰敵惠敵

怨不在後嗣今藉口九世之讐滅天子婚姻之國無王甚矣公羊子方嘖嘖賢之是崇亂而奬逆也可乎哉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不曰齊人而稱齊侯者著其詐也齊襄迫逐紀侯使夫人卒而不及葬憯惡極矣而猶欲以葬伯姬邀名其果能欺天下後世耶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狩非微者得偕明齊侯也而稱人以與讐爲樂忘

親甚矣故不言齊侯爲公隱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秋郳黎來來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衛人逐君擅爲廢置諸侯討而伐之宜也而抗王師

則又不可故四國畧而稱人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天子之公卿書官書爵大夫書人書字家父南季字而不人以有天王使在上也子突書人者恐不審其所自來故以王人冠之也或以稱人為下士字之為褒未見有據蓋春秋之書王人并子突而三洮之盟不言其人翟泉之盟王子虎也而曰王人安見子突獨為下士而以字之為褒歟將以救衛為善耶按朔

之惡於父在時搆殺其兄非惡於國也急子暨壽死朔固以次當立非篡也天子即欲罪舊惡宜黜之於始今朔已在位五年公子洩公子職皆北面為之臣者也既已久為之臣而復以私怨逐之得不謂之叛臣乎人臣而叛君作亂固王法之所當誅而天子方興師以助之安得為善以助叛為善是凡為臣者俱可以私怨廢置其君矣豈可以訓天下後世觀黔牟之立與放春秋俱不書明不以為君也不以為君則

不予其立可知而又何善乎救衛乎故知五國之抗
王師與子突之救衛均之聖人所不取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入者國逆之詞衛侯雖有五國之助而二公子不能
興師以抗俯受放殺蓋國人已奉朔矣故以國逆為
文公穀謂朔名為絕之入為篡詞為逆按諸侯失國
而復歸無有不名者鄭伯突衛侯鄭衛侯衎曹伯襄
皆稱名豈皆絕之乎許叔之入於許豈亦為篡為逆

卯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謂得意至會不得意至伐其說亂經按公之會伐無有不至伐者其伐而又盟則至會惟成十六年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不盟也而以會至葢公七月伐鄭晉用僑如之譖九月執季孫行父公旋待鄆是會伐之事早畢至十月出僑如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扈而後公歸所重不在伐故至會而不至伐襄

十一年伐鄭盟亳矣而以伐至以盟而鄭即叛盟所重不在盟故至伐而不至會安有所謂得意至會不得意至伐者乎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者經星也即二十八宿傳謂恒星不見夜明也

林氏釋為日光不匿故夜明愚謂日未匿即不得稱夜夜則日既匿矣光安得不匿恒星不見者非日光不匿之謂歷家推四月辛夘為月之五日月尚微不能掩星則亦非月光矣非日非月乃天顯其光所以為夜明也星隕如雨者傳謂與雨偕劉歆釋如為而竊謂未是葢有星則無雨有雨則不見星且著於上為星隕於下即為石仰而視之則因雨莫辨俯而察之惟見有石何以知其為星故知經書星隕如雨者

言星之隕如雨之多實仰而見之非謂與雨偕也漢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則如雨之非雨不又可證乎

秋大水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師者不得已而用之興師次境而無敵俟陳蔡而陳蔡不至書之以見其輕舉妄動也

甲午治兵

先次郎而後治兵明師在郎而不在廟也廟中亦非習戰之地左氏謂治兵於廟非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次郎之師本以俟陳蔡及陳蔡不至而慮師出無名故又從齊圍郕蹇叔有言曰勤而無所必有悖心此之謂矣

秋師還

無名興戎久歷三時故書師次師圍郕師還以重著其師之勞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齊大夫不名非一人也大夫不得會公侯然齊無君以難故不嫌於僭故直書公及而不諱也蔇魯地齊大夫越竟而來盟謀奉子糾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蔇之盟齊大夫雖謀奉子糾而國人之心未一故伐齊以納之公羊穀梁俱作糾於是有以糾不書子為不當立小白繫齊為宜有齊不知子糾之子非即位未葬之子也凡公子即位未葬曰子糾未即位安得稱子其曰子糾如鄭之子華子臧晉之子員子朱皆以子繫名者也故納曰子糾殺亦曰子糾不然而納不稱子於不得立而殺之反君而子之果何所取義

乎且鮑叔臣事小白與子糾為敵其師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亦以子糾為君而子之乎則固知子糾其名而非即位未葬之君稱也其宜立不宜立豈係於是小白之繫齊者亦非謂宜有齊也按春秋之例凡公子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諸侯納之曰歸如莒去疾自齊入於莒齊陽生入於齊皆國逆而立故書入而繫之以國突歸於鄭赤歸於曹皆諸侯納之故書歸而不繫以國今子糾以諸侯納又未得

立故不稱國小白以國逆而立書入而繫之國例也豈謂其宜立乎惟程子據薄昭與淮南厲王長書有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之語遂定小白兄而子糾弟有不當立宜有齊之辨然考史記齊世家及管子俱稱齊僖公生太子諸兒次糾次小白荀卿亦謂齊桓殺兄以爭國是糾兄而小白弟也薄昭生於後代固不足據以證世家管子荀卿之非其曰殺弟云者以劉長為漢文帝弟驕恣不法故稱殺弟以切儆非真辨

二子長幼謂確有所據也諸家又謂忽繫鄭而突不繫鄭覊繫曹而亦不繫曹乃嫡庶之辨捷菑不繫邾而書弗克納乃長幼之辨不知忽與覊之稱國謂其出奔耳非歸國也春秋凡列國公子大夫出奔無有不稱國者何獨於鄭忽曹覊之奔謂因嫡起例耶突與赤不繫國者以外納而歸故不繫國不因非嫡而起例捷菑之不繫國亦外納之例其長幼之辨於弗克納見之非以不繫國分長幼也又有謂公子入國

而繫國者齊小白莒去疾齊陽生皆宜有國者也不知去疾雖長而展輿已立為世子則展輿為嫡去疾為庶陽生為諸姬子列在五非嫡非長俱不宜有國者去疾以羣公子召陽生以陳乞召與小白之以高國召同故皆從國逆而繫之以國豈謂其長而當立乎穀梁謂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審乎長幼之序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書及不書公者為敗諱也公羊謂内不言敗言敗為

伐敗以復讐也夫納讐人之子謀定其國是助讐也

豈曰復讐而又何敗之可伐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納書子糾殺亦書子糾明其名也公羊謂貴其宜為

君也胡文定謂不當殺也夫宜為君與不當殺要之

未得為君豈可以未葬之君稱之非君而以為君春

秋無是例也殺之者實魯而曰齊人取殺之者蓋魯

莊以千乘之國雖敗猶可自强何至不能庇一子糾而奉命殺之恐後如齊之鄙邑然故書取以病魯也

附管仲不死相桓論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而相桓論者以其忘君事讎故子路子貢疑其未仁乃夫子盛稱其功而不言其非艮以糾非管仲之君而桓非管仲之讎不當死而不死故無非耳不以功大而謂可掩過也程子竊疑夫子之言因薄昭書有齊桓殺弟一語

遂以證糾幼而小白長謂輔糾爲非義糾死爲實當故聖人不責仲死而稱其功又曰若使桓弟而糾兄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仲與桓爲不同世之讐計其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夫乃害義愚謂糾長而桓幼見於齊世家及管子荀子彼薄昭所稱固不足以爲證而仲之應死與不應死亦不繫乎糾之長幼而繫乎糾之爲君與否如糾幼而旣立若晉之奚齊卓子則固君之而固臣之矣死其死宜也不

死為不忠糾長而未得立不過一長公子如魯之慶父等孰君之而孰臣之不死其死亦宜也死之為傷勇今糾非世子納而未入國未即位於朝未告於祖廟不得為君仲與忽又豈得為之臣桓亦先公之子國逆而立之苟主宗社誰曰非君仲與忽固齊臣也豈得而讐之程子惑於忘君事讐之論故疑聖人之言害義欲證糾幼以曲解明乎糾之非君而桓之非讐則仲忽之不當死灼然矣安取乎長幼之辨而謂

世家管子荀子俱不足信即獨是仲與忽既為糾傅
無君臣之分而有師保之誼不幸而糾罹於難為之
傅者豈竟同秦越之相視乎按禮交遊之讐不同國
傅亦猶之友也仲忽而為糾也禮違之他邦可耳退
耕於野不仕可耳忽以君禮死之死非其義矣仲捨
小節而相桓以成匡世之大勲得輕重之權故夫子
嘉其功而不言其過夫亦以功百而過一可弗論也
若糾既為君則臣分已定仲雖建有大功豈得以事

讐之勲掩其忘君之罪而忽之死宜與荀息並美寧
復以匹夫匹婦之諒小之故斷仲忽之處糾辯君臣
不當辯長幼也
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秋宋大水

冬王姬歸于齊

王姬書歸者以命魯為之主故書不言送王姬者非卿來故不書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侯大去叔姬已歸宗國今齊桓以禮信屬諸侯酅之宗廟克寧故歸酅以終老葢婦人之義内夫家而外父母家叔姬歸酅正也故春秋賢而書其歸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按左傳宋人以賂請南宫萬於陳而醢之是賊已討

矣閔公曷為不書葬疑萬於立子游後遂葬閔公如晉欒書中行偃弑厲公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在迎立周子之先齊崔杼殺莊公越十三日而葬諸士孫之里蓋弑逆之徒貶削其君不以禮葬之故皆不待五月也宋之臣子於賊討後不復改葬失未復讐不葬之義故萬不書殺閔不書葬也有譏宋人久不討賊致令出奔者此不達時勢之言也夫萬特其勇弑君與大夫如拉朽一時無有能抗故羣公子

咸奔又逆黨方盛擁師圍亳剪滅亦非容易迨蕭叔與戴武宣穆莊之族合而以曹師伐之然後勝焉事固有難有易而豈得以遲久責之必盡如仇牧之粉身一旦討不旋踵於討賊復讐奚益胡氏謂書萬出奔而閔公不葬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亦舍本求末之論蓋未復讐不葬原以勵本國臣子非以責隣國也宋之臣子果能復讐改葬自可告無罪於先君豈得因陳人受賂而反没宋人之善乎故知不書殺萬

與葬閔者以葬在前討賊在後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四國稱人皆大夫也大夫不會公侯故人之等於微
者齊桓欲圖霸而恐諸侯未肯服從故降尊而與四
國之大夫會明年會鄄假寵王臣以合諸侯至十五
年再會鄄而後遂主諸侯齊始霸也穀梁謂人宋公
為疑桓非受命之伯按北杏齊地時宋桓初立國亂
未寧似未遑遠與齊會且宋桓為衆所立得國以正

非急急焉求定其位可比故以大夫聽命穀梁於何所考而必其為宋公且疑齊桓曷為人宋公尤不可解之論

夏六月齊人滅遂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春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夏單伯會之諸侯伐宋在先單伯會伐在後故不序於諸侯之上而以會伐為文後人遂指單伯為魯卿豈左傳親見國史為不足信而反以無稽之言為實據耶

秋七月荆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齊請王臣莅會以合諸侯故以單伯會諸侯告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復會而齊遂主諸侯葢諸侯咸尊齊矣故左傳曰齊

始霸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不書會之人微者也胡氏謂會者公也以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按春秋有為魯諱者有魯自為諱者如黒壤之會晉人止公於會公不與盟故諸侯之盟不書此為魯諱也淮之會公實見執於齊而猶以會至此自為諱也然皆書公未有隱之者若幽之盟何諱

而没公不書也謂鄭詹之逃來為叛盟耶夫詹非齊之叛臣乃鄭臣見執而不能待禮逃之為辱命非晉欒盈宋華亥等叛臣所比故逃魯而齊亦不見責也若以納逃諱公則襄二十年盟澶淵魯邾為同盟而明年邾庶其來奔襄五年盟戚魯宋為同盟而明年宋華弱來奔何澶淵與戚不為公諱而獨盟幽為諱歟盟而曰同者言同心欲盟也時齊桓信義已著故諸侯同心欲盟自是之後稱同盟者雖多然循其名

而未必盡如其實若清丘之盟晉衛皆不實其言何

同心之有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執稱人畧從國詞非與之也諸侯不相為治其有不

修職貢侵敗王畧者方伯連師以王命討伐之禮也

更有關於大變者執其君歸於京師請天子治之亦

禮也擅執之則非禮矣雖臣有罪擅執之亦非禮也

齊桓始霸而擅執諸侯之大夫壞先王之制故畧而以人稱穀梁謂人為衆詞以人執與之詞者非也夫殺衛州吁齊無知稱人為衆者討賊之詞也若鄭詹豈其比乎執之者實齊侯豈得諉之於衆執而不歸京師是專執也何與之有且春秋之執大夫皆稱人若齊商人之弒其君舍抗王命而執單伯晉郤犨之取貨於宣伯聽其譖而執季孫行父豈亦以稱人為與之乎

夏齊人殲于遂

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為齊所執何以得逃葢齊實緩而縱之也詹不能待命守禮而遁逃苟免故書逃以賤之

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戎來者知我有備而遁去也公帥師以追之公

穀皆大其追左氏獨以不言其來為諱不知其何所諱杜氏釋以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而追之故諱不言其來非也夫戎果來侵虔劉我邊境驅掠我民人安有不覺其來者追則敵去未遠之故若戎來不覺戎去而後興師則曠日遲久尚安所追耶書追者明我有備而戎不為害也

秋有蜮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外災來告則書公羊以為及我故書非也果及我則

為魯災矣安有捨我災不書而反書外災乎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謂過悮也大眚則過悮之大者肆釋而縱之也舜
典眚災肆赦則眚固有赦者矣大眚而肆則凡屬過
悮無論小大俱縱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及之者公也凡公與諸侯盟則曰公及與大夫盟則

曰及如盟晉處父荀庚郤犨衛孫良夫宋向戌等俱稱及不稱公也

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此告廟而飲至策勲之禮備故也公羊謂危之按納幣以結姻好何危之有且納幣觀社逆女公之如齊者三一往既不危至於再至於三豈尚危之耶

祭叔來聘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秋丹桓宮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既親迎矣則當與婦偕至公先至非禮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不言夫人姜氏至自齊而曰夫人姜氏入者以公既已先至夫人不可以自至故不曰至而曰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者曹世子也立而不能君故不稱爵與鄭忽同羈繫國者凡奔皆繫國赤不繫國者凡外納皆不繫國非當立不當立之辨也

郭公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古者束修之問不出境今季友越國會葬此違禮之始故左氏以為非禮公羊謂通乎季子之私行避内難者非也時莊公尚存安見慶父叔牙之為難而避

之茍國有難避而弗顧亦非人臣事君之誼春秋豈為通乎私行且既避矣莊公疾病時何季友猶在而得以誅牙也觀後之能誅牙則先之必不避可知穀梁謂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葬諱出奔也其説尤鑿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冬築郿

大無麥禾

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新者除舊以更新也毁而築之猶謂迫不及逮有而新之曷不俟時況在凶歲乎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時不時不言而自見今於大無麥禾告糴之前書築郿於後書新延廐而莊公之罔恤民艱益見矣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此卒於酅也亡國之夫人卒不書媵娣不録而叔姬書卒者以姬之歸酅守義志不忘紀故紀亡已二十餘年春秋特書其卒而猶繫之紀嘉其志也

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次成者何穀梁謂欲救鄣而不能杜氏謂齊將降鄣

故設備趙氏謂魯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要皆以已見測度非有所稽也魯莊之次凡三次滑次成俱不言故次郎則書俟陳蔡而陳蔡不至皆著其無謀妄動徒勞我師焉耳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者小國穀梁謂紀遺邑則非葢紀亡已二十七年其遺邑豈能獨存至今必待大師迫脅而後降乎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葬叔姬者鄭也鄭葬之禮也故春秋録之以終叔姬存紀之志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人伐山戎

齊稱人公羊以為貶夫桓之伐戎以救燕乃急病攘夷春秋之所善也何貶焉穀梁以人為愛齊侯謂桓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

之也善之也夫桓公任管仲以覇其用兵行師皆謀出萬全伐戎豈無制勝之策而肯輕舉蹈險乎況為燕伐戎燕固其因國也至於諸侯之從亦不過外張其勢非真能藉其力也如蔡衛陳之從王伐鄭鄭子元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及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城濮之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此不特無從伐之益而并以致敗安見其無從為必危乎至以人之為善之詞尤倒置疑經文本

書齊侯伐山戎下文書齊人來獻捷而兩譏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於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此齊侯使人來獻捷也公羊以齊侯親獻捷非也葢諸侯有四夷之功於是乎有親獻捷於王北面陳俘戎服將事今齊與魯並列為侯而齊為覇主其獻捷

也齊侯將北面陳俘而魯君南面受之乎揖三
讓授受俘馘於兩楹之間乎於禮多窒故疑獻捷之
稱侯與伐戎之稱人兩相訛也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傳城小穀為管仲也按小穀魯地曲阜西北有小
穀城齊有穀邑在濟北桓公城以寘管仲此魯自城

其邑非城齊所封管仲之邑也魯莊初與桓有釁晚乃與之同盟未見深德於桓何至為其大夫城邑以媚齊乎如果為齊城則亦必繫之齊矣不言齊者非齊也益城小穀與城穀相似故左氏誤以為管仲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欲伐戎而先與魯遇欲救鄭而先與宋遇俱越境遠謀不以勞憚此所以能得與國之心而成其霸業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子牙實殺而曰卒者為季子隱也惟隱之故仍曰公
子若無罪而死者然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公羊曰君存稱世
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子野以未
葬卒故稱子稱名子惡以既葬卒故稱子而不名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既弑成季奔陳慶父內有夫人之助外得典兵之權曷不自立而立閔身且如齊乎葢閔公爲齊女所出故齊人立之非哀姜慶父意也又魯之人心不順故慶父不安而如齊以謀結外援也

狄伐邢

春秋管窺卷三

春秋管窺卷四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言即位左氏謂以亂故然閔公既立雖國内未靖宜有以鎮定之不應以亂遂廢即位之禮實以繼弑君不忍言即位故不書也

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盟大國而請復季友又次郎以待非閔公弱齡所能辨是知魯尚有人焉為之輔佐而政不在慶父故得與霸主盟以召季子若政在慶父則閔公已為所制安得出與齊盟而又能次郎以待乎觀落姑之盟有以知慶父之無能為也矣

季子來歸

時主幼國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親賢以安社稷故盟落姑以請季子其歸也如家人婦子之喜於覲止故曰來歸稱季子嘉之也

冬齊仲孫來

此仲孫湫也何以不名左傳曰亦嘉之也嘉而言亦者蓋湫來省難而不以去慶父為急顧云待其自斃其為齊侯謀隘矣猶曰嘉之者以其云務寧魯難而親之

杜霸主覲覦之念為有功於魯焉耳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者時祭之名於大祫祭亦曰禘又免喪後吉祭曰禘按王制天子諸侯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礿特禘祫嘗祫烝祫諸侯礿特禘一特一祫嘗祫烝祫皆時祭也特則各於其廟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毀廟之主不與曾子問

所謂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是也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昔者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象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故魯之嘗禘得用天子之樂惟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王制不同疑周禮一書周公作而未之宣行故名

未盡一然時禘實應在夏故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正指夏時五月也至郊特牲之春禘秋嘗明堂位之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乃漢儒見春秋魯禘有在二月遂謂之春有在六月遂謂之季夏其實春禘非禮也大祫祭則毁廟之主與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王者五年一大祫諸侯三年一大祫王者之大祫為大禘以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故異其名所謂不王不

禘也諸侯之大祫至其太祖而上有謂禘其祖所自出而祖以下不得與非也葢始祖之所自出推之亦至遠矣祭者以一氣相為感通使羣昭羣穆咸如在枝葉之相承源流之通貫屬毛離裏之恩莫不萃於一堂而後百世猶在目前若祖以下不與則氣不相接思不相親恐非所以昭來格矣雖與長發皆大禘之詩雖歌文武長發美元王相土以及成湯非祖以下咸與之證乎魯自成康賜以重祭大祫亦借用禘祀文王而以周公配

非天子賜也故夫子非焉於時禘則直書曰禘如禘於
太廟用致夫人是也於大禘則隱其名如大事於太
廟躋僖公不言大禘蓋諱之也何謂大事以凡祭曰
有事故大祭曰大事也大事而躋僖於閟亦羣廟合
食之證宣八年之有事太廟昭十五年之有事武宫
皆時祭也不言祭之名而曰有事蓋所志在祭則舉
其祭之名言禘言嘗言烝也所志不在祭而禮有因
祭之事以及者則僅曰有事而志其禮之所因不必

言祭之名也大禘大祫本為天子諸侯之别自禮緯稱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不分天子諸侯而後人遂訛祫禘為天子所並用馬融王肅謂禘大祫小鄭康成謂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謂一祭二名由不分天子諸侯故其說多參差也吉禘者免喪後之吉祭也免喪當二十五月今莊公薨止二十二月故春秋書以志其非左傳曰速也公羊謂未可以吉穀梁謂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無有言不當禘者杜元凱謂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逺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其說未是左傳曰凡君薨葬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按禮既葬反哭而虞是日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祔者始作新主隮祔於皇祖之廟所謂葬哭而祔祔而作主也自祔及練祥禫以至吉祭皆特祀於主吉祭後値烝嘗禘乃合

食於太廟所謂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也吉祭爲免
喪後之祭名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明吉
祭在禫後於士大夫曰吉祭於諸侯曰吉禘蓋樂舞
備具同於嘗禘之禮故曰吉禘覲晉大夫之對穆叔
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則知列國諸侯免喪之吉祭皆
謂之禘非特魯也於莊公者明特祀於主猶禘武公
禘僖公襄公之皆特祭非祫於太廟也彼太廟中止
有時祭大祫曷常有吉與不吉之名乎杜氏誤認吉

書刺矣或又曰誅而隱之乃季子親親之誼故叔牙酖而經書卒與其隱也慶父之隱猶叔牙也余曰不然公子牙今將耳將則弑逆之事未形季子逆探其心而誅之以靖亂隱之若無罪此當隱而隱爲得親親之誼若慶父再弑其君罪惡昭灼非至親所得相爲容隱者猶假親親之名而不正其誅使其繼世嗣位是縱之也豈曰討之云乎不則齊桓於哀姜且殺而以其尸歸寧慶父首惡而宥之彼雖不自縊度亦

不免於霸討其得不陳尸於市者實季友曲庇之也

故慶父不書刺閔公不書葬以病季友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孫者諱出奔之謂夫人何以不去姓氏予不可以絶母也文姜非母乎何以去姓氏蓋文姜妻殺夫其罪重哀姜母殺子其罪輕於殺父之母則父為重母當以義絶於殺子之母則子為輕母不可以義絶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出奔明負罪而奔也曷為不去公子以不討其弑逆之罪也何以知不去公子為不討弑逆之罪曰衛州吁齊無知以罪討而去族魯公子翬鄭公子歸生齊公子商人楚公子比皆不討罪而不去公子正以著臣子之縱賊也或謂棄疾殺公子比不為討乎曰比被脅而立棄疾殺而代之利其位耳非討罪也故殺比不稱人罪棄疾也與慶父之縊而不書均不得為討賊也

冬齊高子來盟
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棄其師

春秋管窺卷四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金榜
謄錄監生臣夏鍼圻